

周

季

編

略

司馬公撰資治通鑑既成而從官劉恕有外紀之作自上古以至周威烈王與司馬氏之書相接也顧其細大不捐勸懲或失好奇之過金仁山氏嘗譏之夫古初則荒遠矣而三代經法備於詩書晚周二百四十二季事著春秋筆削炳如日星非承學之士所可擬議聖人既沒微言遂淪戰國之世兵爭分裂百家紛紜日以言競是非之繆聞見錯雜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策以縱橫相尙違大道而夸智力甚或虛構事實疑誤後世近儒陸清獻公謂其文辭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乃有戰國

策公毒一書以明是非之大而本末不具未大顯於世定
海鄉賢黃徹居先生承浙東學脈之正兼綜體用著書百
卷得哲嗣以周昆弟傳其家學先生嘗病周末衰微春秋
亾而經史遂分國策之變詐子書之寓言史記之采掇不
純說苑新序之事蹟悠繆通鑑備矣而諸子百家之言未
盡裁割而正之以大道傳聞紀載之異未盡考核而合之
于情事乃博采羣書自貞王元季迄於秦并天下成周季
編略九卷羣言消靡落其實而枝葉盡公條貫終始是非
自見時表其勸懲之微旨則從司馬公之例而加慎焉子

循覽咨歎前則道原讓其裁斷後則當湖謝其美備乃付
書局刊刻卽令以周校正以期學者卒業是書而有數十
百卷之益上追春秋三傳以窺經教下考史記通鑑以究
史才先生於羣經皆有撰述以周兄弟排纂目錄是爲傲
居遺書之五云同治十二年孟秋月湘鄉楊昌濬敘

癸酉八月
馬程後學黃以羣摹

像



猗與先生進道以勇鍼隱砭微
誠懇誠恐窮居治經群說兼總
漢宋交訐折衷於孔史分左支
文接韓踵表充裏粹天職優寵
詔告揭誠開蒙決壅莘：甬隅
俎豆世奉

年家子烏程施補華謹撰

周季編略目錄敘例

定海黃式三誤

貞王一

癸酉至庚子
二十八季

考王二

辛丑至乙卯
十五季

威烈王三

丙辰至己卯
二十四季

安王四

庚辰至乙巳
二十六季

烈王五

丙午至壬子
七季

顯王六

上下

癸丑至庚子
四十八季

慎靚王七

辛丑至丙午
六季

目錄敘例

報王八

上中下

丁未至乙巳
五十九季

列國九

丙午至庚辰
三十五季

敘例曰晉李權從秦宓借戰國策秦宓言策士之術殺人
自生亾人自存其書無用而吳正傳注國策則曰君子之
于是書也攷事變究情僞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于
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悔悟懲創之心生
此言抑又異矣然反復吳公之注譏所作策者之乖于道
則一也將何以立典型示法戒乎式三少志國策之交及
長復合史記校訂其字句之異而竊怪二書所載貞考咸

安烈顯慎報之故實善言善行之足法者少不善之足鑒者多繼而汜覽周末及秦漢諸子之書始信周之衰老師大儒猶在唐韓子之言爲不誣書缺有閒其軼見于他說而欲彙爲一書未暇百今館慈邑章橋合史記季表本紀世家攷其得失復參以司馬通鑑及稽古錄呂氏大事記及解題與朱趙綱目諸書益知疇人未竟之緒不能無待于後人不揆固陋襄集二百四十八季之事列國之彊弱存亡旣爲之攷其本末溯其原流蘇秦張儀公孫衍之縱橫白起王翦蒙恬之攻戰亦詳書之以爲戒而網羅放失

之文搜尋遺佚之士將使周季之衰猶見周德之盛留遺于六百載以後也世有秦吳或許以讀史之有小補也與周史失傳魯春秋記魯事非周史也而合春秋經傳讀之桓王以下元王以上之史備于是矣後之編周事者以春秋經傳擅自增刪夫何敢然是編自貞王始

左傳終于貞王元季司馬通鑑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季闕三王六十四季之事胡氏皇王大紀金氏再編補之或略而再編止于威王赧王以後秦未稱皇以再譜國事大紀亦復不錄非周季之全書也

通鑑闕六十四季之事說者謂司馬氏嫌于續左傳而避之獨不思稽古錄自共和迄治平皆法春秋經矣呂氏大事記始于敬王三十九季復上續春秋經避嫌之說豈其然乎夫春秋之經不易續也左傳則唐宋儒直彈射之彈射不可也不續之而使周季之事闕不詳不可也是編始貞王依左氏傳孔子卒後之體例不敢擬續經也然復不敢名傳曰周季編略而已抑亦惜時隔二千餘季善言善行之必多遺逸也

史記季表與本紀世家異司馬通鑑與稽古錄異呂氏大

事記與解題異此一人之書是非迭出也綱目書法謹嚴凡例定于朱子而趙訥齋未能不違其例此二人參定而是非迭出也史記引國策有與今策本不同者或司馬子長所見策本如此或子長據別書校正國策或劉子政校國策據別書以改策文遂與史記不同讀者不可專守一書也是編不敢苟異同

編季者必攷其季如晉智伯圍晉陽三季舊云一季魏樂羊圍中山三季舊云一季燕樂毅徇齊五季下齊七十二城舊云六月誇蘇秦之功曰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季誇申

不害之功曰諸侯不加兵十五季讀周紀者昧于類敘之
法則書封班于考王十五季讀虞卿傳者迷于追敘之法
則書執勝于赧王五十六季凡若此者不知其文之誤安
求其理之是不可不辯

春秋以天子之法進退諸侯楚吳例書子左傳從實併王
是編謹依左傳之例國策史記于諸侯未併王之時多追
書王是編祇書王于既併王之後至于諸國君臣之併侯
併君皆從實書

編史各有原本必往所出使讀者易于校正其或事重見

各書文義無異但注先出之書與編季之書而已

史書必嚴裁削子長裁取尙書春秋國語國策司馬通鑑
裁取史記皆增損改易之錄長篇則不簡治疑譌則不明
是編依舊裁削關其疑芟其襍舊例如此子長引經傳遇
有簡質難明之處多以訓詁字代之取其易瞭是編亦閒
從其例

史記引國策不能無譌後人據史改策則策史皆譌吳氏
策注能校正策文實勝鮑氏近李氏尙史據鮑棄吳以不
悖爲悖以悖爲不悖馬氏繹史能據吳棄鮑足證其識然

其表內如考王末季書周惠公封少子班威烈王十六季書魏敗趙將韓舉猶沿舊謬類此者多不可從梁氏史記志疑據竹書以駁史記亦難盡信

史評如漢宋兩司馬東萊呂氏皆存忠厚遺意否則以刻爲濼昧古人難言之隱成後來不白之冤所謂春秋之失訾也惟孔子能作春秋惟聖人能責備賢者管窺蠡測不敢苛求讀者諒焉

周末諸子之書醇駁互見依後漢書錄公理昌言節信濳夫論之例書其醇者亦有裨於人心治術

博文約禮聖門之教史書在博文之例任俠貨殖亂賊諸
事詳錄備鑑古史所同讀者必觀其敘事寓抑揚之意如
秦策敘蘇秦事云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此
類必刪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貞王一

貞王名介史記簡定王與定王瑜同竊沿國語之

而凡造之

今從國語韋注司馬貞索隱解貞王辨詳傲居

集貞王元

季癸酉魯哀公蔣二十七季衛悼公黔元季晉

出公錯七

季蔡馨侯產四季杞哀公開路三季齊平公驚十

三十三季

宋昭公得元季杞哀公開路三季齊平公驚十

二季秦厲其

公九季楚惠王章

二十一季

越王句踐二十八季

西元季

春正月王踐位春秋書王正月魯史例

宋公即位

春秋十二公禮簡則書即位禮不簡則不書即位

位以時元

宋公名得後說昭據左傳立于時季則書

卽位于此

季也史襄于十九季書昭公元季說也

貞王

居遺書

衛侯即位

據左傳也後謹悼史表于十四季善悼公辭元季誤

越使后庸聘于魯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魯侯及后庸盟于平陽三卿皆從季孫肥病之言及衛端木子賜曰若在此吾不及此也夫孟孫旣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叔

孫舒曰它日請念夏四月季孫肥卒

本本傳若指端木子

通或忌也隨事作乏材之歎平時失求賢之嘆古今通弊故叔孫云然而季孫亦未幾卒矣肥康子懿武伯舒文子依後通例大夫書名與左傳異端木子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景王庚辰歲生至是季五十四自孔子喪廬墓六季而歸衛故魯卿恩之

晉荀瑤達師伐鄭次于桐邱

荀氏亦稱智氏荀瑤傳傳智伯有偁智襄子者其臣私諱

也

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恆屬孤子三日朝

孤子成事

之孤朝以禮之

設桑車兩馬繫五邑勇召顏涿聚之子奮曰陽之

役女父死勇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

服車而朝毋廢毋勞

顏涿聚名庚本齊人爲前瑤所禽見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涿聚學于孔子

見尸子勸學呂覽尊師又史記孔子世家有顏涿聚在弟子傳七十七人之外或別一人與乃救鄭及

留舒違榮七里榮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參曰大國在敵

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陳恆衣製杖戈

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呂氏伯恭曰田常軍政之明師律之嚴拊循士率之

厚豈所謂盜亦有道與式三謂田恒盜亦有道失此并不能爲盜矣

苟瑤聞之乃還曰我卜

伐鄭不卜

敵齊

公二十三季之事爲此季事也說苑指武

曰晉智伯伐鄭齊田恆救之有登蓋必身立勇車徒有不

進者必令助之曷台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會智伯曰

吾聞田恆難得國而志其民內同其助外同其勳勢治軍

者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與左傳此季之事合

魯爲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之秋八月魯侯如

魯探有山民因出奔邾遂如越子嚭立

則三桓何待也

越徙都琅邪立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

竹書紀年越紀書漢地理志台

纂句踐二十八季吳越春秋云句踐二十五季事

甲二季春正月魯侯即位左傳以荀瑤國卿弒悼公四季

悼公元季外紀稽古鑄大事記是也今史記季表書悼公元季于下三季又柯王本書于下四季皆與此異

秦伐晉拔魏氏城史表云拔魏城魏世家無文或是魏氏邊邑耳

彗星見史表

故魯侯蔣蕞益曰哀本史表左傳于哀公十六季載于賈

此不言蕞于越不知地也其蕞之季依史表在出奔之明季是也得世家言哀公自越歸本于有山氏與左傳子貢

之言相伐固不足信胡氏大紀金氏焘編于焘季書魯哀公卒于有山氏後之編史者遂以焘季出奔之秋為歸魯

而蕞之秋安之又疑

乙至率晉地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見外紀大紀大事記焘編出公九季

丙子四季燕侯蒙臨曰獻子立

獻公二十八年見世家不書名舊史失名也

越王句踐病謂其子鹿郢曰吾自禹之後承允常之德從

窮越之地以摧吳跨江涉淮自致于斯夫霸者之後難以

久立慎之哉遂蒙是為莢執子鹿郢立

越句踐三十一年

隱所引同與吳越春秋異命其子語取濟吳越春秋此句
廢農天保國有此遺訓之善也左氏哀公二十四季傳鹿
郢作適郢史記作庚與吳越春秋作夷與又訛作夷與與
夷索隱引集資說云越語謂鹿郢為庚與金山曰庚與
必其號猶句踐之號莢執

丁丑五季春正月燕侯即位

後燕

越王即位

金山曰後號鹿與

晉荀瑤趙無恤連師伐鄭未至鄭驪鞮曰知伯愼而好勝
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荀瑤入南里門于
桔枳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處將門
荀瑤謂趙無恤人之對曰主在此荀瑤曰惡而無勇何以
爲乎惡謂無恤場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無恤由是
甚荀瑤本左傳史表無恤退曰左傳作對曰鞏趙世家及
荀瑤而云淮南道應說苑建本無恤忍恥之語因其臣欲殺
七季晉出公十一季史表于此季載智伯謂趙簡子欲廢
其子無恤爲後世家亦言無恤以簡子病帥厥既還智伯
諸之據左傳趙簡子之卒在元王元季何以爲子蓋追各
趙簡子厥長而立
之也子長欲會百

戊寅 六季晉人趙人賈聚厚賂之本史表晉出公十二年趙惠王二十六季秦厲其公

十四

晉河絕于尾

紀季外紀大紀大事記同水經河水注引紀季云出公二十二年季官本作十二季

鄭伯勝葵臨曰齊子易立

依表編鄭世家云齊公三十七季據左傳齊公立于魯定公九

季踰季即位改元

凡三十八季也

己卯 七季春正月鄭伯即位

後謹哀

虹圍曰

外紀大紀同

晉荀瑤城高粱

本紀季水經汾水注引紀季云晉出公三十季按出公無三十季官本作十三季高

梁今本作南梁此依徐氏統箋

庚辰八季秦塹河殤河表誤阿大紀誤阿房此據秦紀塹紀作塹厲共公十六季爲伐大荔計也

秦師伐大荔取王城本史表秦紀徐廣曰今之臨晉有王城

秦修龐戲城史表

杞侯開路蒞謚曰哀濬公之子敕立哀公十季見杞世家哀一作懿敕一作遷

先是開路弑其兄濬公自立

辛巳九季春正月杞侯卽位後謚出

青虹五聚于日外紀大紀同

壬午十季越王鹿郢蒞是爲颺與子不壽立本紀季素隱引同鹿郢六季金

仁山曰鹿郢號颺與

周平王
周襄王
周赧王
周幽王
周厲王
周宣王
周懿王
周夷王
周孝王
周夷王
周厲王
周宣王
周赧王
周幽王
周平王

癸十一季春正月趙王卽位

後魏
會姑

晉荀瑤與趙無恒韓虎魏駒共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
邑晉侯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遂反攻之晉侯錯奔齊
道次是爲出公荀瑤乃立昭公之曾孫驕初驕之大父雍
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善荀瑤早死故荀瑤欲
盡并晉國未敢立忌于驕爲君當是時晉政皆決自荀瑤
晉侯擁虛位而已

依晉世家趙世家編出公十七季事竹
書紀季出公在位二十三年齊之後

六季而燕史表書分地于下十五季齊哀公忌元季于下
十三季趙世家哀公作懿公皆與世家歧異式三案驕忌

名譎哀懿
音同通用

晉荀瑤滅公繇初瑤欲伐公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

以遺之

方並也方車猶方舟州策作廣車

公繇君塹岸埋谿以迎鐘

說文塹阮

也一日大也案塹岸築岸塹一作塹李斯傳峭塹之勢異也蒙恬傳塹山塹谷千八

百里皆謂平大其路塗也

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

欲攻我而無道今必以師隨之公繇君曰大國為懼逆之

不祥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舉也忠貞不用遠身可

也斷擊而行至齊

齊呂覽越七月而公繇亡

周策公由輔非子說林作

仇繇亦作仇由史檮里子傳作仇猶呂覽權勳及外紀作夙繇今羣刻呂覽作夙交章或作交草蔓枝或作慢支

支此從呂覽非于大事記及度信哀江南賦斷擊而行山中道狹也越七月呂覽作九日亦作七日

司季康各

卷一 貞王

隄居遺書

有以來是以惡也于是衛侯乃修梁津警邊備荀瑤起兵

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外紀書襲衛事于奔一季既

而又欲襲衛亾其子顏使奔衛彌牟曰顏恣子也無大舉

而亾此必有故然人亾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于境曰車

過五桑慎勿納也荀瑤乃止鮑彪曰南文子慮無遺算返自衛瑤與韓

虎魏駒宴于藍臺瑤戲韓虎侮其老段規智果聞之說苑貴德

作智果國語作智伯國果國雙聲諫曰今不備難必至矣瑤曰難將由我

我不爲難誰敢與之智果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以宴

周禮卷之五 貞五 數居遺書

恥人而又不備無乃不可乎不聽初智申

生宣子申申生

智伯

瑤將以瑤爲後智果諫曰

國策作果策作過

曰不如宵也瑤之

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

國語古本作鬢今本作鬚

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誰能

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

依晉語衛策說苑貴德權謀稽古錄大事記并編參定晉

語錄藍臺事云返自衛又云自是五季乃有

晉陽之難說苑同故編此衛悼公十二年

秦伯達師與縣諸戰

本史表秦厲其公二十季

晉河水夾三日

紀季外紀大紀大事記

晉荀瑶造師伐中山取鮑魚之邨本紀季水經巨馬水注引同邨云鮑當作射字

類相

乙酉 十三季春正月蔡侯即位後謚元

秦初縣頻陽本秦紀厲其公二十一季地理志左馮翊有頻陽縣云厲其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

晉韓龐取秦武城本秦紀紀季同晉哀公二季今徐江紀季云取盧氏城以盧氏為是式三案并十一季秦取晉武城至此晉復取之也取盧氏疑別一事

齊侯驚夢諡曰平子就匝立就匝一作積初陳恆言于平公曰

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荆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

五季齊國之政皆歸陳恆于是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

以爲己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會陳氏寢盛齊寢衰

依齊

世家田齊世家季表合纂平公二十五季世家表合但表首五季當作四季

丙戌十四季春正月齊侯卽位

後諡宣

鄭人弑其君易諡曰哀立瞽公之弟丑

鄭世家哀公八年

晉荀瑤爲室美士茁夕焉瑤曰室美矣乎對曰美則美矣

抑臣亦有愬也瑤曰何愬對曰志有之高山峻原不生艸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愬其不安人也

晉語云室

成三年而智氏凶說苑貴德同故依金氏編此晉哀公三年

晉荀瑤索地于韓虎

淮南人圍訓云張武爲智伯謀

虎欲不與段規曰不

與則將伐我與之彼狃必請地于它人它人不與必加之
以兵然則我可免難而待事之變虎曰善遂致萬家之邑
瑤說又索地于魏駒駒欲勿與任章問焉駒曰無故任章
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愆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
敵此愆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不長
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今不
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駒曰善亦與之
瑤說遂求蔡皋狼之地于趙無恤無恤不與瑤怒陰結韓
魏議與其攻趙氏無恤亦陰集謀臣告之曰智伯之爲人

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趙氏不與焉其指兵于趙氏也

必矣今吾何居而可或曰長子近其城厚完無恤曰民罷

力以完之又斲歿以守之其誰與我或又曰邯鄲之倉庫

實無恤曰浚民之膏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張孟

談曰董闕于簡主之才臣也闕一作安見左傳韓非十過

策作闕安再治晉陽嗣復得尹鐸循之必居晉陽而後可

初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請曰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

繭絲賦稅保障并也小簡子曰保障哉尹鐸乃損戶數

城曰保障記曰過入保者紆民力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女無以尹鐸為少無以

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至是孟談又以爲言乃歸休勇既至
晉陽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庫府無儲
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無恤患以告孟談孟談曰臣聞聖
人之治藏于民不藏于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乃令民
有餘粟者入之倉有餘財者入之府有奇人者治城郭奇
也謂令出一日倉有粟府有錢庫有甲兵越五日而城郭
治無恤曰柰無箭何孟談曰吾聞董子之治晉陽其公宮
以荻橐栝楚爲牆韓非子作荻蒿栝楚蒿讀爲于是發而
用之雖箇籥之勁弗能過也無恤曰柰無金何孟談曰吾

間董子之治晉陽公宮皆以鍊銅爲柱質也質也于是發而

用之得銅也趙氏號令已定守備已完荀瑤達韓魏之師

攻晉陽三月不能拔乃舒軍而圍之事見晉書趙策參詳非十過淮南人

開訓與大紀辨編趙策兩言圍晉陽三季韓非淮南同故依胡氏金氏編此諸書編此事于戊子滅智伯之季失檢

丁亥十五季春正月鄭伯卽位後謚

齊大夫田恆卒子盤爲後田齊世家盤一作磐世本作班大紀書于八季辨編書于十三

季

晉荀瑤達韓魏之師圍趙無恤于晉陽依大紀辨編纂晉哀公四季

戊子十六季晉荀瑤達韓魏之師圍晉陽三季矣不能拔乃

決晉陽之水以灌之

晉水趙世家作汾水趙策作晉水秦策中期諫秦昭王語亦作晉水魏世

家安釐王十一季引策亦作晉水山經北次二經縣雍之山晉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汾水正義引括地志晉水出并州晉陽西東南流注汾水又水經六晉水注云汾水分爲一流北流卽智氏故渠也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則晉水與汾水合也

城不沒者三板曰窟生窟

策都疵荅智伯語

瑤巡視

水魏駒御韓虎驂桑瑤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入國也

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

水經六滄水注梁書

韋叔傳同秦策義世家汾絳互易

時韓氏居平陽魏氏居安邑聞瑤言駒

肘虎虎躡駒跗肘足接于車上竊自惡適趙無恆使張孟

談潛出見虎駒曰辱揭則齒寒趙亾則韓魏隨之矣虎駒

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孟談曰

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虎駒乃陰與孟談謀反

荀定期孟談既受約歸報趙無恤無恤且恐且喜虎駒已

約遣孟談乃朝荀瑤國策云孟談朝瑤此從韓非十過出而遇智果智果

怪之告瑤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主瑤不聽反以智果

之言告虎駒郝疵又以二主必反告郝說苑權謀作縞或作郝謫瑤問

之疵曰勝趙有日矣而二主無喜志有惡色非反而何瑤

又不信反以郝疵之言告虎駒虎駒曰此爲趙游說使之

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瑤以爲然欲殺郝疵郝疵逃二語本說

苑權謀趙策云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于齊智伯遣之與說苑異三月丙戌夜趙無恤使人殺守陞之吏決水灌荀氏軍荀氏軍救水而亂趙無恤

將卒直奔韓魏翼而擊之禽瑤殺之分其地盡滅荀氏族

智果以別爲輔氏獨存

趙策秦策趙世家季表韓非子十過難三說苑權謀合纂事在晉哀

公五季外紀稽古錄大事記同晉世家以此事屬哀公四季以表書哀公卽位後一季也

趙無恤之居晉陽也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羣臣皆有

外心漸疏慢惟高其不敢失臣禮

高其韓非難一淮南汜論人開訓說苑復思漢

書人表竝作高赫呂覽義賞作高焮韓非子引此事云仲尼問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呂覽說苑亦同古書時事如此及滅荀氏行賞高其爲上張孟談旣固趙宗廟封疆

迺告趙無恤曰五霸所以致天下大約主能制臣無令臣
能制主今臣名顯而身尊權重而眾服願捐功名去權勢
以離眾無恤愕然曰子何爲然對曰臣觀往古主臣權均
而能美者未之有也苟事不怠後事之師主若弗圖則臣
必獲辜許之乃納地釋事耕于負親之邛木趙策趙世家

齊田盤因晉荀氏滅趙韓魏疆乃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

都邑大夫與晉三卿通使

依田齊世家大事記
齊編合纂宣公三季

晉趙無恤使新穉狗伐狄

國語作新穉穆子注云名
狗呂氏慎大覽新作辛

勝之

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晉語九列子說符御覽三百二十
一同呂氏慎大覽作老人中人淮南道應訓

作尤人終人

使遽人來告

遽人傳人也

無恤方會搏飯有怨色侍者

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無恤曰江河水大不

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

積一朝而下兩城亾其及我哉

本國語列子呂覽淮南子大事記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就范中行不遂既而事荀瑤寵之及

荀氏滅趙無恤漆荀瑤之頭以爲浣器

史作飲器索隱引韓非子呂覽作浣

器豫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其報智伯之仇乎乃變姓名

入趙氏之宮塗廁刃其朽

朽塗土器古用木讓以鐵刃事其端舊譌朽爲打說者遂謬

泄左右欲殺之無恤曰智伯既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

真義士也吾謹避之百讓又漆身為厲滅須臾眉爲乞人而往乞于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讓乃吞炭爲啞變其音行見其友友曰女非豫讓邪曰然其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善事趙孟必得近奉既近奉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讓曰委質爲臣而謀殺之是懷二心也是爲故主賊新主也非人臣之義不可爲矣吾所以爲此極難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也不可從易也

禮至仕邢滅邢蘇代仕齊滅齊不如豫讓

居頃之伺無恤

將出伏于所當過之橋下無恤至橋馬驚曰必豫讓也使

人間之果然于是面責之曰于不嘗事范中行乎智伯滅
范中行而子不爲報仇反委質事之今智伯死何獨報仇
之淡也豫讓曰范中行以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

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國士說苑復
恩作朝士

無恤喟然歎息

而以其終欲害己也使兵環之豫讓曰聞之明主不掩人
之義忠臣不恣死以滅名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得子之
衣而擊之雖死不相無恤義之使人持衣與豫讓讓拔劍

三躍呼天擊之曰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國策史刺客
傳合集韓非

子姦劫云豫讓爲智伯臣上不使其主明法術度數之理
以避禍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爲智伯報仇實無

孟子智伯若秋豪之末後儒方希直論豫讓亦拾韓非耳
慧百宋子于小學錄豫讓事以明人臣之義讓之報仇事
未成而心已盡矣

己十七季晉大夫智開達其邑人奔秦

本史表秦紀晉哀公六季秦屬共公

二十五季史正義云開智伯子

庚十八季秦城南鄭

本季表據秦紀徐注舊本秦紀亦錄此事厲共公二十六季

衛侯黔蕞諡曰悼子費立

季表書悼公黔元季于十四季世家云悼公五季卒皆非也衛

出公輒復位于敬王四十三季魯哀公十八季也復出奔于元王七季魯哀公二十五季也明季立悼公事見左傳依表于明季書衛敬公元季則悼公立十八季而蕞悼公名黔一作黜古聲同亦作虔黜虔古雙聲也費世家作弗此依世本

蔡侯夢諡曰元子齊立

世家元侯六年

辛卯十九季春正月衛侯卽位

後諡敬依表編

蔡侯卽位

後爲楚所滅無諡

燕侯夢諡曰孝子載立

世家燕孝公十五季載隱引紀季名載史失名

壬辰二十季春正月燕侯卽位

後諡成

越逆女于秦

依史表編金崙編馬釋史書此事于翁旣立後越不壽十季秦厲共公二十八季

越弑其君不壽是爲旨姑子翁立

依世家紀季合纂翁一作朱句見紀季索隱引

紀季同蓋翁之號與吳越春秋不壽之後爲不揚諸書歧異

杞侯敕蔡諡曰出子春立

本世家大事記出公十二季

癸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杞侯即位

後諡簡

越王即位

號朱

晉大夫智寬達其邑人奔秦

本史表晉襄公十年秦厲共公二十九年

蔡使師彊王堅于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也獨爲師

彊王堅乎趣見之既見視其狀惡其醜楚王曰今蔡無人

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如以此誠寡人乎國

可伐也故發二使啟三伐之謀者蔡也

本說苑秦使楚惠王四十一季蔡侯

齊三季

甲午

二十二季楚司馬舍達師伐蔡滅之執蔡侯齊以歸舍

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治其地既而楚王裂田百頃以封之舍辭曰治國之政諸侯入賓此

主威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合戰用

力而敵退此眾威也臣舍不空以眾威受賞舍字子發其

善貪榮有激厲主威之意勇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子發有勇荀子謂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恭恥受賞之屬

說已苟矣初蔡威公閉門而哭泣盡而繼以血其鄰家問之威

公曰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吾息國之將亾也鄰家聞其

言舉宗而宥之于楚至是楚伐蔡其鄰人爲司馬將兵是

子發官司馬其鄰人爲子發分將兵也爲讀去聲或曰爲如字讀此或軍司馬兩司馬之儔與見威公縛

周季編略

卷一 貞王

夫

歲居遺書
之五

在虜中間曰君何以至于此威公曰吾何以不至于此吾

聞之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

汝爲主我爲役吾何以不于此鄰人乃爲之解其縛與

俱之楚

蔡世家齊四季楚惠王四十二季紀季同子發事見荀子疆國淮南子道應訓威公事見說苑權謀

楚策莊

辛對頃襄王語以子發爲宣王之將淮南子道應

訓同式

三案楚宣王在周顯王時蔡滅已久策宣字係惠

字之譌

若鮑本楚策改宣爲靈則楚靈時越向踐尚未立

列女傳

載子發母引越向踐伐吳事以戒子發何以解之

邪且

子發初爲楚將在春秋子西爲政之時禮記大學正

義引

司馬子發立壇對秦客事云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

刃赴湯

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由此推之

則子發

爲將在惠王十季卅白公未亂之時因近校荀子

國策史記

記者未及

攷檢特詳辯之

乙未二十三季楚司馬舍連師攻秦糧不足使人請于楚王
因使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半分
菽粒而會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
梁舍破秦軍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
王句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醕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
流使士卒飲其下流而士卒勇氣五倍其初異日有獻一
囊糲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會之而勇氣十倍于初今
子使人入死地而自靡樂于上雖有以得勝非其道也非
吾子也無入吾門舍謝舉其母乃納之

事見列女傳一編
于楚秦平之時一

季楚惠王四十三季秦厲其公三十一季淮南子道應訓
有齊伐楚子發使儉者解崎帳取枕取簪事此或不得已
而爲之不可爲訓又不知何季事莊南子人同訓又言子
發爲上蔡令民有舉當荆喟然有悽愴之心舉人已荆而
不忘其恩後子發得舉于威王出奔荆者蔽之以免案
威王卽位于顯王三十季與此相拒百餘季有誤不錄
丙申二十四季楚滅杞楚世家紀季稽古錄同楚惠王四十

一季滅一
當作四

楚秦平

本楚世家秦厲其公三十二季

初越滅吳不能正江淮以北至是時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本楚世家

丁酉二十五季晉韓虎魏駒連師滅伊洛陰之戎其遺脫者

西吞踰汧隴

晉哀公十四季
事見大事記

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

本秦紀外紀厲
共公三十三季

戊戌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

史表
秦紀

秦伯薨諡厲共子立

世家厲共公三十四季始皇本紀後
篇作刺薨公索隱云一作厲共公刺

厲共皆
同聲通俗

己亥二十七年春正月秦伯卽位

後諡
躁

庚子二十八年季王崩諡曰貞太子公疾立立二月爲弟叔所

弑諡曰哀叔自立叔立五月爲弟嵬所弑諡曰思嵬自立

周紀外紀稽古錄大事記同皇
極經世分一季事爲三季大謬

周季編略

第一頁王

歐陽修

秦南鄭反

本秦表紀躁公二季水經注鄭桓公死子犬戎其民南奔故稱南鄭即漢中郡呂氏曰秦惠

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躁公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

得失無常其先嘗屬秦與式三案并十八季秦城南鄭南鄭特漢中郡之一隅耳

周季編略卷一 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考王二

王名胤
貞王子

辛丑元季春正月王踐位封弟揭于王城

是爲河南桓公亦曰西周桓公周紀

正義甚明稽古錄稱爲東周桓公非也呂氏詳辨之

寅二季晉侯驕夢諡曰哀子柳立

依大事記書于此季是哀公十九季也外紀大

紀書于每季與今本世家云十八季者相合依表書幽公柳元季于四季則哀公二十季矣請文歧異

河交于晉龍門三日

大紀

癸卯三季春正月晉侯卽位

後諡幽

甲辰四季晉趙無恤韓虎魏駒分晉地晉侯反朝于三家其

邑僅有絳曲沃

本世家大事記燕編幽公二季是時晉三家已如列侯特未僭侯耳

魯南武城曾子參卒初曾子師事孔子少孔子四十六歲
在及門中齒居後性至孝問孔子孝道孝經因之作質魯
而善息禮之有可疑者必孳竊之以極其變使事之難理
者無不就理禮經中所傳曾子問是也其尊所聞行所知
必以忠恕爲主能明聖道一貫之傳孔子使其孫伋師事
之晚自著書言孝言禮言忠恕者爲詳至是季七十矣一
日病曾元抑首曾蕪抱足告之曰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

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又告之
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
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季既耆艾雖
欲弟誰爲弟旣而孟孫捷問疾告之曰君子所貴乎道者
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盪豆之事則有司存言禮之所重者空急學而緩所
輕也平日嘗謂父母全而生之必全而歸之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將歿而知免終身之不忘孝也如是病
篤之夕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

而執燭童子曰萼而皖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問之
瞿然曰呼曰萼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
以變卒而至于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恣我不如彼君
子之恣人也以德細人之恣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君子謂之
禮終曾子少孔子季四十六史記家語同季七十卒本闕
里文獻攷編此復采論語禮記說苑諸書以類附
乙巳五季晉大旱地生鹽北堂書鈔百四十六引紀季云幽
三季有之
咸又一事

晉趙無恤以王登爲中牟令上計言于趙無恤曰中牟有

士曰中章胥己其身甚修其學甚博何不舉之

呂覽王登作任登中

章胥己作無恤因見之而以爲中大夫其相曰意者君百

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

其相呂覽作相國韓非作相室孔叢子記

義載孔子對衛出公語引堯曰吾之舉舜已百目之矣今

舜所舉人吾又百目之則百目人終無已也與此相似亦

作相無恤曰吾舉登也已百而目之矣登所舉者吾又百

而目之是百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趙無恤以少室周

爲駮桑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請以自代無恤

曰子之駮桑人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對曰臣以力

事主今徐子力多于臣臣不以自代將使它人言之而獲

舉乎且人以類聚以德薦德以力薦力亦人臣之職也趙

氏自是多材

韓非外儲說左上下呂覽知度合纂晉語少室周釐牛談在趙簡子時蓋刷一事也二事

可爲自矜明察與蔽賢竊位者戒

丙午六季六月日有會之秦雨雪

本表秦紀公八年

晉大風壤垣

本外紀晉幽公四季

丁未七季燕侯載夢諡曰成子立

表世家夫名據索隱引紀季名載世家成公十六季

戊申八季春正月燕侯卽位

後諡潛

彗星見

本秦本紀後篇大事記

記九季衛侯費蕞諡曰敬子糾立

本世家敬公十九季

楚王章夢諡曰惠子中立初惠王會寒菹而得蛭吞之腹有疾不能會令尹入問疾王曰我會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舉乎是恣癘而威不立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會監涖皆當厥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之見也遂吞之令尹再拜賀曰吾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蛭自後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瘳至此蕞在位五十七季

楚世家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四合纂論衡福虛篇疑此事未

可備據

魯孔子之孫伋幼慧以祖父之學自勵至是季六十二誤

中庸先是孔子伋困于宋以宋君救得免迺歎曰文王囚

于羑里作周易祖君戾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

乎遲之而中庸成本史孔子世家參孔叢子居衛篇孔叢子以春秋作于戾陳蔡後非謂戾中所

作未可厚非以為十六歲困宋擬作中庸必有譌戾字或

六十歲困宋也史記于孔氏後裔皆紀季壽于子思獨有

戾文其言六十二之季必係作中庸之季非卒季也後有

魯穆公師子思事可見矣大事記書子思作中庸于威烈

十七季王申以戾申生季核之則季八十有五矣以仕衛

事核之季八十有七矣任氏孟子攷略云子思卒于考王

六季大謬闕里文獻攷云壽八

十二歲亦未可據殆不可攷矣

庚戌十季春正月衛侯即位國弱如小侯屬晉三家衛侯後

衛侯後
昭見

世家

楚王卽位

後諡簡

楚滅莒

季表楚世家紀季

魯侯甯夢謚曰悼于嘉立悼公之時三桓彊悼公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其夢也季孫彊問于孟孫捷曰爲君何會捷曰會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

瘠者乎哉我則會會

禮檀弓魯世家合編魯世家云悼公三十七季漢律麻志稽古錄大事記

俱同皇甫禮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其所言終之季與此相合辛未是魯哀公之二十五季悼公安得卽位

所言始辛未不足據則四十季之數不可信也據表數于後十二季與紀季合但依表則悼公當三十九季且退元公二季之數于穆公之事不符則依世家稽古錄大事記編之爲昆孟孫捷之言禮鄭注已庶其非錄之見馮臣之無忌憚也

辛亥十一季春正月魯侯卽位

後諡元

義渠伐秦至渭南

據秦紀躁公十三季表云渭陽水北曰陽與紀互異

壬子十二季秦伯夢諡曰躁國人立其弟

世家躁公十四季

癸丑十三季春正月秦伯卽位

後諡懷

星晝見

本秦本紀後篇徐注云季表星晝見今季表無此文

晉無雲而雷

本外紀又御覽八百七十六晉幽公十一季

冬晉桃杏實

本外紀
大事記

甲寅十四季魯季孫會晉侯于楚邱

依紀季外紀大事記參
定晉幽公十二季魯元

公四

季水經濟水注引紀季譌作晉文公

大事記云晉幽公魯元公會于楚邱亦譌

乙卯十五季王崩諡曰考太子午嗣立

周紀

衛公子伋弑其君糾諡曰昭伋自立

本世家昭
公六季

周季編略卷二終